

中国新锐派

作家作品文库

陈志宏◎著

空山游鱼

那些被人忽视的人性与人情，
在情与理的纠缠中，在爱与恨的交织里，
如彼岸花一般，浮游在生活之海，
一面娇艳，一面阴郁。

陈志宏中短篇小说作品



中国财富出版社
CHINA FORTUNE PRESS

中国新锐派
—作家作品文库—

空山 游鱼

陈志宏中短篇小说作品

陈志宏◎著

中国财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空山游鱼 / 陈志宏著. —北京:中国财富出版社,2017.4

(中国新锐派作家作品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47 - 6377 - 8

I. ①空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09600 号

策划编辑 张彩霞 责任编辑 宋宪玲

责任印制 方朋远 责任校对 孙会香 孙丽丽 张营营 责任发行 张红燕

出版发行 中国财富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5 区 20 楼 邮政编码 100070

电 话 010 - 52227588 转 2048/2028(发行部)010 - 52227588 转 307(总编室)
010 - 68589540(读者服务部) 010 - 52227588 转 305(质检部)

网 址 <http://www.cfpress.com.cn>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047 - 6377 - 8/I · 0245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张 15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238 千字 定 价 35.00 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 · 印装差错 · 负责调换

目 录

六月天	1
活得像一条空山游鱼	14
给我一瓶忘情水	28
我有一个梦想	37
陪 读	52
暴牙兔	61
纽西兰之恋	88
茉莉香	104
镜 子	112
自行车	133
笔 友	151
烂尾楼	163
南酸枣	187
蝴蝶飞	213
橘 子	227
生命中的那一抹红(代后记)	235

六月天

楔子

六月初六那天下着大雨，德福抡起两个包袱躲进村口的沙公庙里避雨，他晃了晃酸疼的胳膊，面对笑坐神坛的沙公拱手三拜，口里叨念有词，祈祷沙公保佑发财平安。他全身湿透了，像是刚从水里捞起来似的，夏风从田野吹来，他一个劲儿地战栗。俗话说：“六月六晒得鸡蛋熟。”这天气连鸟蛋都晒不熟，真是反常了。

风雨吹打着淡黄的稻子，百十里田野仿佛滚动着黄金浪潮。稻穗沉甸甸的，好像一位累驼了背的田间老汉独坐田埂沉默不语。风雨飘摇中一幢一幢的白色楼房在绿树掩映中时隐时现，那就是村庄了。

越往里走，青砖瓦房，木板土坯房逐渐显露，村里人有穷有富，房屋有好有差。村庄寂然，没有鸡鸣犬吠，也没有人声，风雨沙沙声衬得村子更加宁静。大雨在每家房顶、每一条巷道溅起激灵的水花，小村静卧在苍茫的水雾里沉睡不醒。

德福穿过一条又一条寂寥的雨巷，赶到家中急切地放下包，一边跺脚上的烂泥，一边擦脸上的雨水。母亲七十多岁，一脸惊喜从里屋出来，笑着说：“天天盼你回来，刚才都还在说呢。”六岁的儿子围着包，围着他跳呀蹦呀，过年一样快活，得到几颗花生软糖就急忙往屋外奔，要不是被他妈妈拉住，早已和伙伴同享去了。妻子翠花不声不响从衣橱里掏出干爽的衣服，抖了抖，递给他，眼里蓄满了幸福的笑意。

还是家里好。德福想，等攒足了钱能供儿子上学，日子殷实，就再也不外出打工了，守几亩田地安安心心地过日子。城里空气污浊，人车

拥挤，路面窄小，怎么住也住不习惯。他想念妻儿老母，眷恋心爱的土地。这是他的依靠，他的根，万万离不得。



六月天，农事紧，一样也不能耽误。他不畏千里迢迢，不厌坐汽车、换火车再乘汽车又步行，一心一意要回家，为的就是这个。

堂屋里堆满了连根收进来的尚未打的黄豆、黑豆，豆秆密处散发出一阵一阵带霉味的热气，一些豆子长出嫩白的幼芽，探出豆荚外呼吸新鲜空气。豆子都毁在可恶的雨天里了。德福扫了一眼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豆子拨出来又逢连日落雨，老天不让收。”翠花埋怨道。

“雨滴滴答答落了好多天，总不见停。”他淡淡地说。

“可不是嘛，六月天竟闲得没事做，真是急死人。要不天地相合，世界上的人全死了拉倒，省得看拉秋痢一样的整天的落雨。”她无限烦闷、无限气恼地说。

德福望着妻子发笑，翠花停住口，羞涩地低下头，抿嘴偷笑。

夫妻一离半年，久别重逢也没有什么情话，出口事关庄稼。那是两人的心肝，是一年的希冀。庄稼人这时候最巴望天晴。要晒豆打豆，要割早稻、栽二晚稻，要锄红薯地，事叠事，活儿多得堆到嘴边了，可天不晴就没法动手。

吃罢夜饭，德福掏出一千六百元钱来，无可奈何地对翠花说：“如今外面的钱不好赚，除去来回盘缠只剩六百元钱，这一千元是龙生托我带给他爸的。”

翠花善解人意，安慰道：“不管挣多挣少，挣到吃的就行，总比在家空着两只手强。平时家里又不盼你回来做事，我一人能顶住。”她莞尔而笑，双目含情注视着远道而归的丈夫。德福卸下一路风尘，抛弃半年的辛酸苦涩，像泥鳅一般滑入妻子的温情中去。

翠花扯出一小块红绸将一千元钱小心地包好，递给丈夫，德福趁机一把抓起她的手，在粗糙中体味到细腻和甜润。

村庄的夜晚宁静而迷人，每家每户的窗口大门都射出昏暗的电灯光。村里年初下狠心通了电，大部分人家买了黑白电视机和吊式电风扇，有钱人家配了彩电和 VCD 机。这个凉爽的雨夜，荧光亮处传出青年男女嗲声嗲气的对白，地区电视台正上演一部中国台湾爱情肥皂剧。也有人家四人凑合一桌打麻将，用牌九作结，压钱声、吆喝声、洗牌声、计资声不绝于耳。

龙生爸坐在电视机前的小方凳上吸烟，见德福进屋赶紧让坐、递烟，一边询问：“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德福坐稳，接过烟，掏出打火机点火。“今天，”他点着烟吸了一口接着说，“下午回来的。”又指着电视说：“带上颜色是要好看一点。”龙生爸说：“那是。彩电是龙生买来的。”满脸的自豪与欣喜。

看了一会儿电视，德福掏出红绸来把钱递给龙生爸，嘱咐他数一数。龙生爸眼睛笑眯成一条缝，说道：“不用数了，还信不过你？”待听到六月里龙生又不回来，收敛了笑容，脸上凝愁聚怒。他破口大骂：“×他娘，童子鬼杀咯，又不回，要累垮我这把老骨头啊？挣几个钱，现世哟，就想丢掉田地？”

德福走出屋，迎面碰到离开厨房的龙生妈，问候了一声，继续往前走。没出几步，屋内传来龙生妈带哭腔的苍老的尖叫：“又不回家啦？存心要让俩老家伙累死在六月天！”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，六月忙天儿子却远在外地，老大岁数还得上上下下出力气，也够可怜的。德福准备倒回去劝劝，转念一想，劝也劝不回龙生，若说去帮他俩老人分担点活儿，自己的事也繁重，很难分身，也就罢了，起身，直奔家里去。

家里没有电视，西边屋里没有灯光，没有人语。母亲劳累了一天，想必早睡了。大门虚掩着，德福进屋反门，进入东间。他半是自言自语半是对妻子说：“龙生他爸妈也真够可怜的，唉——”他没听到翠花接茬，却听见靠窗边竹床上儿子在翻身、呓语。这就是家呵，再也不是乱糟糟、臭烘烘的工地帐篷。翠花可能睡了，他想。德福挨到床上，借着微弱的夜光，看到翠花半倚在床头，伸手一摸，触到她光光的身子。他说：“还没睡？”就听到回答：“人家怎么睡得着？”那声调、那柔情像一团火烧遍他的心，禁不住粗鲁地抱起女人啄着咬着。德福心想，他

是对得住怀里的女人的，即便春暖花开，他也没去工地外的发廊，更没钻进工地1号帐篷，那是本地姑娘无可奈何才支起的临时暗寮。德福忍了半年，太急迫了点。翠花压抑着腔调叫唤：“哎，该死！太野了！噢——”

屋外一片夏虫欢唱。

二

六月初八，老天开眼，放晴了。

妇女们把积在屋里连根拔来的豆秆一点一点搬到门前的禾积地上晒，以便干后尽早打出圆满的豆来。打豆是力小心细的活儿，是妇女们的拿手好戏。清了这场事好腾出手脚收割。稻子本该早收割的，连日风雨它也不熟了，现放晴，那会是一日一个模样，不出三天便要大割，忙遍整个田畈。

吃罢早饭，日头升得老高，湿地略略干了些，德福帮着将豆子移出屋，然后，荷把锄头往田里去。天空经雨洗了多日蓝得透亮，像是浆好的蓝布挂在空中。风清爽，巷道鸡犬悠然前行，树梢上偶尔传来一两声鸟鸣，城市、高楼、搅拌机的轰鸣、领班的吆喝都远去了，眼下是矮屋、土地、青绿的树和泛黄的稻。

聚宝在自家田里扳缺口放掉多余的积水，见德福来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回来了？龙生呢？”德福放下锄头，伸到路边的水沟浸润锄头，防止脱落，对着水沟说：“他还要赚会儿钱，年底才回来的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“回来七八天了。”聚宝说。

聚宝是大学生，在德福打工的那座城市读书。两人一前一后回到村里，相见如故，论模样一个嫩白一个粗糙，看那亲切劲儿却怎么也想不到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庄稼汉。

德福说：“又要受累啦！”

聚宝说：“也没什么，做几天就习惯了。”

德福其实挺看不惯村里出去的大学生们，唯有聚宝例外。大学生们出息了便忘了自己曾经也是尿拌泥的小顽童，忘了父母一双老手不停地

耕耘。读高中的时候还会帮做点事，在城里一待，皮肤白嫩倒是白嫩了，却手不拈四两，还埋怨猪粪难闻、村道难走。德福是顶讨厌这帮忘却寒苦、煞有派头的大学生的。等儿子长大了，暑假该做什么还是要做什么的，不能染上恶习、懒懒散散。他回头看见金黄浪潮中央聚宝还在一锄一锄地锄着什么，心想，儿子日后就要像聚宝这样，读好书，做好事，最关键的一条，不忘本。

回村的路上，德福慢慢回想起城里的生活。歇工的时候，与龙生一起到聚宝的大学游荡，跟着聚宝到食堂去吃饭，看飘然来去、美丽如仙的女大学生。他无声地笑了笑。

迎面走来一位妇女，冲他痴痴地笑，极友好、极亲密似的。德福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赶紧收敛笑容，躲闪开来。妇女跟在后面，亦步亦趋。女人是龙旺的娘。

村里能见日头的巷道都密密挤挤树满了未打的豆秆，秆丛中公鸡引母鸡啄食，母鸡领小鸡嬉戏。巷道深处响起女人骂小孩的声音，是哪家小孩又贪玩了，没好好看豆，让猪牛糟蹋、鸡鸭啄了去。翠花在门前的禾积地里翻豆，德福进屋，她头也不抬，自己做自己的事。

德福放下锄头，冲着豆秆说：“田里过几天才会干水，十一就动手割禾。”他不住地盯着翠花的身子看，似乎那有一朵艳丽的鲜花。

翠花说：“好。有空去调一下打谷机。”

德福往杂屋走去，禾积地却传来一个女人诉苦式的叫唤。他边调机子，边听屋外两个女人说话，没想去插嘴。

一个说：“你说要死不？聚宝竟能不晓得龙旺，还说没看到。他在外面读书，他也在外面读，怎么可能？”

一个说：“这怎么不可能？中国又不止一个大学。他们两个不在一个城市，地方不一样，那当然不晓得了。”

一个又说：“我那个死龙旺六月天也不回来帮家里做事。快放假还向家里要钱，说是去香港旅游，可能是学校组织要去的。”

一个又说：“那还不好？电视里不是说香港回归了嘛。去花花世界开眼界是好事呐。以前要去说不定能去呢！”

德福心里直想笑，去深圳都要办边防证，香港刚回归就那么容

易去？

远处又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：“你家龙旺又在外头歇伏了？你又要吃苦受累哟。管他呢，做人一世还不是为了儿子好。”

德福直起腰，闻到一股粪臭，便猜想远处说话的女人是挑粪到此地歇脚的。不一会儿，听不到远处有女声，臭味也没有了。他听见女人在哭诉，翠花在劝女人。龙旺家里只有他娘一人支撑，丈夫早逝，女儿出嫁，六月天儿子又不回家，能不心急如焚？

淫雨过后的晴天燥热难熬，庄稼一日日成熟，由青而黄，由黄而老，大割不日即来。知了在树梢放开喉咙嘶叫，此起彼伏，把村庄叫得热热闹闹。树底下总聚满歇工躲荫的村民，笑声骂声轰然而起，寂然而逝。

三

六月初十的夜晚，满天繁星，暑气灼热，收了工，洗罢澡，月亮升得半天高，村民们才吃罢晚饭，寻凉处歇凉夜话。村前有口古井，临塘扼平畴要地，是风口上，男男女女或坐或卧或立，三五成伙地叙话。孩子们在人群里乱窜，间或有一两声对他们恶意的咒骂，肯定是孩子们的嬉闹冲了一个难得的笑话、一段可心的村言。

德福没往古井边去，明日收割要早起，今晚趁早歇息。正欲觅儿回屋，关大门睡觉，村长来了。村长是来借镰刀的。近几日抢收割的都是早熟品种，村长以为德福田里是中晚熟的，于是走了几家后来他家。

村长抽出一支红塔山，递过来，说：“抽支我的差烟。”为德福点着，自己找了一张空凳子，不请自坐。

村长说：“在外面赚足了钱吧？”

德福说：“可怜得要死，只挣到吃的。”

村长说：“不会吧？发财了还保密。”

德福说：“哪里？村长才发大财，儿子个个出息。”

村长说：“看你说的。——明日割禾吗？”

德福说：“割。明天正式动手。”

村长说：“你要是不割，我想借三把镰刀，还差三把。”

德福说：“又请人帮忙啊？”

村长说：“那怎么办呢？老头子又动不了手。”

德福说：“请人多少钱一天？”

村长说：“本来一百元钱一亩包给人家，没人接，自己都有事。只好40元钱一天请零工。”

德福琢磨着，外面一天做工也才30元钱，倒不如在村里接收割的活儿。

村长两个儿子，一个上完大学早在城里上班了，一个老早就做生意了，现在在县里买地基置楼房，百万元钱在手里打转转。看样子，过不了今年村长也要去县里享福了。到时候村长都没人当，村里已没有常住的壮年汉子了。

村长说：“豆子收成好吧？”

德福说：“好个鬼。将近一半发了芽，不发芽的又不饱满。谷子今年也不行，近熟偏逢连日阴雨。哎——”

村长起身，边走边说：“老百姓靠天吃饭哟！”

村长走了，德福心里闷闷不乐，搬小凳子回屋。他弄不明白有些人的钱究竟是怎么挣来的。这世界有钱的太有钱了，没钱的“穷得卵打鼓”。德福尽力不去想这事，却又止不住，弄得一肚的火气。

他自怨自艾地进了屋，一眼看见翠花对镜梳湿发。灯光下，她只穿短裤和无袖衫，裸露的肌肤，月下一片淡白。德福跟她聊了几句有钱没钱的事，就往她身上靠。翠花洗澡前交代德福去古井领儿子回来，这会儿，她问：“明明呢？还没领回来？”德福说：“没回来正好。”

灯灭了，月光如水，溶溶地映在窗边。

翠花说：“昨天来过今天又来，呵——”

德福说：“我要，就要！我没钱，但有老婆。”

德福紧抱清凉的女人，不无自豪地想，别人有钱到外面搞，那不是老婆，乱来会得病的。

月光悄悄爬上窗棂，一不留神溜到床上，两人匆匆忙忙整理好衣衫。

翠花说：“别太累了，赶早睡吧，明天还要割禾。”

大门“吱呀”叫了一声，明明回来了。

四

六月十一那天，白花花的太阳把空气烤得凝固了一般，没有一丝风。河边的柳树耷拉着，一动不动，水里的鸭子躲在荫处一刻也不敢出去游弋，白狗黄狗趴在屋檐下树荫下懒得动弹，张开大口吐出水淋淋的一条舌头。

田畈里稀稀落落只有三五家在割禾、打谷，偌大的田野显得有点冷清。空旷的田畈回响着几丝微弱且单调的打谷机的踩踏声。

德福家的田里淤泥尚未干透，一脚下去深陷到泥里，弄得不好还会溅起一串乌黑的泥点。六岁的明明还没抱了二节禾把，就忘了新鲜，消了兴奋，双脚定在泥中大声地哭叫着。翠花放下手中的镰刀，小跑到明明身边，把他抱到路边，嘱咐他回去看屋，转身冲德福说：“你好意思，讹这么点大的人抱禾把！”德福心酸无言，儿子太小了，做不动事的。

明明在雪白的乡村小道上越来越小，路的尽头，他像一朵洁白的云飘浮在碧空中。

田里只剩夫妇两人，一个割稻，一个打谷，各自对着泥巴、对着机械，挥汗如雨，相处无言。

不远处村长田里人头攒动，割禾的、打谷的、抱禾把的、取谷的、装袋的、运谷的十几个人围在巴掌大的一块水田里，热热闹闹像城里的建筑工地，然而却不是一家人。村长请的人做事麻利而且卖力，却不怜惜到手的谷子。德福看不惯，但无法评说。

一天里只收割了不到八分田。

夕阳西沉，霞光万道，色彩斑斓，德福的眼里是灿烂的红，热烈的红。他挑起满满一担谷子蹒跚而行，双脚不听使唤，身子偏左偏右，忽前忽后。

他搁下担子，一屁股坐在路边青草上大声喘息。村长衣衫整洁健步而来，一边咬西瓜，一边说：“德福，割了多少？”

德福说：“七分来田。唉，村长你倒逍遥自在。夜凉才出来看看，卖乖图个样噢。”

村长吐一口瓜子，不无伤感地说：“人不做事倒真闲得慌，而且越不做以后越不愿意做。现在我真怕见日头。”

德福说：“儿子有出息，你落得享福。”

“我这把老骨头在村里恐怕待不久了，两个儿子总催我到县里去。德福，你慢歇，我去田里看一下。”村长说罢，走远了。

暮色四合，德福一气把谷子挑到家里。一路上，他不断地骂自己窝囊无能，把一股无名的怨气宣泄在沉重的担子上。

忙累了，德福无缘无故打骂人，动不动来气，脾气坏透顶，骂够了自己骂妻子，打腻了牲畜打儿子，农事在他无由来的打骂中一场一场清。

六月快忙完了，德福的脸舒展开来，冲着妻会心一笑。六月里，人难得一笑。

月初，他回村时田畈干干净净，清一色的金黄水稻。月底的田畈形式多样，有金黄的水稻田，有割完稻留禾桩的板田，有犁耕过尚未插禾的水田，还有插了秧苗的绿田，田埂上乱七八糟躺满了零散的稻秆。

五

六月三十是二季稻的栽插日子。大清早，德福挑起一担秧苗朝水田里走去，太阳像是在头上下毒，热辣辣地照着。迎面一辆手扶拖拉机“突突突”地往村外开去，与德福擦肩而过，停了下来，拖斗上村长冲他死命地喊：“德福，别栽禾啦，到县里去！”

德福在心里咒骂：你农事做停当，闲来无事就想游逛县城，呸！

村长又喊：“看看龙生他爸妈！”德福立刻反应过来，赶紧丢下担子，奔屋里去，见翠花在簟里摊谷子，说：“今日你别忙乎了，跟村长他们到县里去，看望龙生的爸妈。”翠花二话没说，衣服也没换，拿了钱，爬上手扶拖拉机走了。

德福冲一担秧苗愣了好半天，久久脱离不开苦涩的思绪。龙生爸妈

真够命苦，六月儿子没回来，二老累垮了身子，爬不起来。德福与村里人一道在一个火炉般的晴天把二老送到县里医院。目下的几个女儿丢下农活日夜服侍。德福不断怪罪与自己一同打工的龙生，忙天不回，要那钱作啥？怪罪到头来又软弱无力，他知道没有钱，二老看病都免谈。

德福咬紧牙关，不去想县里的病人。咬牙挑担，顺村道往田里去。

今天是农事的最后一天，赶紧做一上午是可以完工的。等农事忙完，清闲下来就回城里的工地，打工赚点钱。过年还靠它来支出呢。守在家里，辛辛苦苦种几亩薄田，抠不来一分一厘的活钱。生活要开支，逼得你另谋出路。

一到田边他额头就止不住地沁汗，拂去又复来。

太阳要把田畈烤干了似的，德福的衣裳被汗水来来回回浇了三四次，没有一根干纱。他隔一会儿离田上岸喝大铁桶里的井水，半桶喝下去全然没有胀感，井水从嘴里进去似乎不经过肠胃直接从皮肤里冒汗出来。放在荫地里的井水由凉变热，水田里的水由热变烫，小腿贴水面那一圈似乎套了一个带火的木环。

临近中午，太阳正射着，碧空万里无云，没有一丁点儿遮拦的阳光把田畈烤得滋滋地冒热气。几个小孩子提着竹篮叮咚叮咚贸然下田来，德福大为恼火，好不容易整平的水田给这帮小鬼崽子糟蹋了。他怒不可遏，大声吼道：“滚开！”一个小孩说：“我们捡几只泥鳅就走。”德福环四方一看，水面上漂浮着一只又一只泥鳅，都煮得半熟。田里的水竟然烫死这么多泥鳅。

路边铁桶的水干了，德福的腰也酸疼得厉害。他实在支撑不住了，回头看田还有一小块没插完，索性下午再来，只要半个下午就可以干完了。于是，他软绵绵地走到田埂上，在过水沟里用手舀凉水洗去脚上的污泥，顶着正午的烈日往村里赶。

德福妈用木耙子翻动晒在竹簟里的谷子，见德福拖着倦体回屋，无限怜惜，眼盯着他说：“看你一身汗湿，去门口塘里去洗个澡，吃完饭再睡一觉，这几天累煞了。田栽完了吗？”

德福说：“还差一点点，半个下午可以完事。”

德福一觉醒来，日影偏斜，自觉时候不早爬起来就往田里去。他卷

起裤管，弯腰，一下一下插栽秧苗，汗一滴一滴往田里掉。他后悔出工太早。这鬼天下午更是热得要命，连吹来的风都发烫。

田埂上传来一个妇女自言自语的声音：“又要打风暴，这打短命的天，还得回去收谷子。”德福礼节性地接茬：“起风暴好，又凉快，又有雨水，省得你等水进田。”

女人傻傻地笑了笑。

女人是龙旺妈。亡夫的老龄寡妇，独自一人守在六月，一会儿请这人，一会儿请那人，硬是快将农活忙到头。可怜的她也够难的，儿子在外读书不回家，女儿家忙也帮不了。她算是强妇人，却有事无事爱傻笑，唠唠叨叨，自说胡语。村人说她傻了，但又不太像。灼热、忙乱的六月天累煞多少人，该死该埋的季节。

西天陡然暗了下来，南边也乌云滚滚，西南面的乌云迅速扩散到整个天空。起风了，田边细柳由微微点头到歇斯底里地摇摆，真凉快。德福身上的汗吹干了，全身有说不出的凉爽，不禁加快了插秧速度。

天几乎全黑，似乎是欲醉的黄昏，豆大的雨点一个一个吝啬地落下，水田溅起一两粒晶亮的水珠，水声清亮如玉碎。德福接到一两滴雨点，清清凉凉十分痛快，秧插得更起劲。心想不用多久田就可以栽完了。

雨越下越密，天上像是射下无数支响箭，地上“哗哗”作响，水里“咚咚”有声。德福权当是洗澡。天空中放出响亮的惊雷，即便是沉闷的尾声大地也为之颤抖。雨越下越大，像是天河决堤，倾盆如注，空中地上一个白茫茫的水世界。

云开始散去，露出来淡白澄净的天空。德福感觉有点冷，风雨中他不住地战栗，头顶雷声大响，四周电光闪亮，他开始害怕，不顾水田还剩一小块就完工，爬上田埂拼命跑到土崖下去避雨。心想，待雨住雷消，再干也不迟。

土崖空荡荡的，上头几根瘦竹，迎风雨吼着不成调的曲子。雨水混着汗水在身上止不住地流。水打湿了双眼，模糊了视线，流进口里，咸咸的，涩涩的，带苦味。苍茫的风雨中尚未收割的熟透的稻子东摇西摆，伏下，复立起，经过如此折腾，谷子都会掉光的。德福很为这些本

该到手的稻谷感到惋惜。看来，田主人是不看中这几百斤谷子的。有的田块收割完后，十几天仍是禾桩，不见人来犁耙，可能又要荒弃。人都走光了，田自然要荒芜的。

“多可惜。唉——”

德福自言自语。风雨中他是那么渺小，广袤的田野他只是一个微小的黑点。

田路上，人们冒雨往村里跑，路过土崖，冲德福喊：“还躲雨？回去哟！”

田还能被人种多久？他极为迷惑地想到这个问题，最后只是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。悲从心起，泪随雨下，他想哭，莫名其妙地大哭一场。

雨弱了点，风也小了。

公路上开来一辆洁白的面包车，车身映了好几个血红血红的“十”字，在青绿的田野映衬下，十分醒目。他记得在城里这种车是医院里救人用的，跑起来还“哎哟哎哟”急迫地叫唤。这会儿怎么不叫了呢？

面包车停了下来，村里的路太窄，开不进去。车上跑下一个青年人，德福仔细辨认，原来是龙旺。他笑了，前几天他妈还说他在香港旅游，这会儿怎么就回村里了？

龙旺在向他招手。德福冒雨跑过去。聚宝在另一处土崖也急匆匆地赶来。

“龙生死了。”龙旺说。

“这怎么可能？我回来时他都还好好的。”德福说。

“是真的。尸体都运回来了。”龙旺悲戚戚地说。

“怎么死的？”德福有点悲伤地问。

“可能是没赚到钱，在路边野店里染上了病，治又治不起，他钻到升降机里，升到楼顶从上面跳了下来。”

龙旺骤然变色，终于哭出了声。

“真够惨的。”德福说。

“唉，可惜了一条人命。”

“还算老板心善，把这事当责任事故处理，赔了几万元钱，还用车

把他送回村。”龙旺说。

“钱有什么用？他爸妈要伤心死的。”德福说。

他想真是祸不单行，一家三口，竟然病了两个，死了一个。

德福与聚宝一道抬单架冒雨回村，龙旺低泣着跟在后面。

临近村里，德福交代：“按村里规矩，短命鬼不能入村，放在村口沙公庙里就行了，回头再说。”

龙旺大哭，挥泪如雨，说：“我真不知道有这么一场事。暑假我想去他工地上赚点钱，谁知……”

聚宝回忆起前不久，三人还在他的大学校园里说说笑笑，相离几个月，竟以这种方式重逢在村口的沙公庙。

德福一句一句都听着，心里却在想，六月天就要过去，今日是最后一天，农事基本上清了，还剩下一点点尾巴没扫，也不伤大体。

明日是阳历八月一日，俗话说：“不栽八一禾。”看看村里多少人误了农时。他本来今日可以把所有的禾栽掉的，临末又冒出这么一场悲事。

想到这里，德福无限悲戚，这不仅仅是因为从小一起长大、前不久还是活生生的友伴龙生出了事。

(1997 年)